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四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編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張安茂子美

姚 臺元可參閱

悟齋文集

曉

吳時來

目擊時艱乞破常格責實效以安邊禦虜保大

業疏 禦虜事宜

臣樸吳公以折分空頭名蓋直諫之臣也而實心進將遭小才遭遇盛世常思捐糜軀質以效朝廷

皇明經世編

悟齋文集

禦虜事宜一

平露堂

然事關宗社，幾係安危，莫如達虜，故不憚謬妄，疏請
練兵，雖曰慮于未形，實則鑒于已著，雖曰謀爲三年
之艾，實則有益七年之病，兵法曰：不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待之之策，莫如練兵，然而議者尚復悠悠，
不謂其然，邇者土蠻東由界嶺口之羅漢洞而入，搶
永平，破昌黎，俺答把都兒踰大同，犯山西，破石州，黃
台吉割營白艸川，時以輕兵打圍出獵，黃花鎮等處，
是其執能合能分，合縱之效也，其計三分四出，犄角
之計也，今又縱橫馳騁，淹留旬餘，破城陷寨，滿載而

喘而諸鎮督撫總叅並無一兵宣揚威武與之抵敵
其目中可謂無復中國矣且虜中往往欲捨臨清山
東數路臣謂既可深入石州亦可深入臨清又恐一
旦長驅直達都城彼有萬全之策我無五日之備則
此金湯危如孤注臣每一聞警報未嘗不痛恨悲憤
展轉圖惟不能排遣尤以未學軍旅不諳邊圉實乏
紆謨可以規畫敷告雖有恨恨獻納之忠亦復欲言
中止欲前屢却臣又思之門庭之寇主憂臣辱卽今
聖明端臨於上既無左右親侔干預軍國大計而閣

部諸臣又皆同寅協恭一時號稱俊傑在位有君有臣上下同德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詩曰天監有周昭格于下保此天子生仲山甫惟此時爲然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則今日刑政之大莫如邊防若不及今特賜宸斷大破常格選將練兵修戰守之具使其大挫深懲保百年無事則將來之事益不可爲夫安不忘危况已危乎強謂之安誠所謂燕雀處堂不知禍之將至也有宋靖康之禍殷鑒不遠也謹以臣所見聞採掇八事上瀆天聰

計開

一曰聚兵力。夫練土著莫若先練邊軍。當事者輒稱無兵可練。臣愚以爲非無兵也。兵不聚也。乃不得其所以分合之執也。何者。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茲其分也未嘗不可聚。其聚也未嘗不可分。大都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計利以聽。乃爲之執以佐其外。若卒雜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名曰自弱。犯兵家大忌矣。國家備邊。東起遼陽。西至甘肅。拾鎮官軍。不減百萬。今雖虛耗。尚有六十餘萬。若聚此六十萬衆。訓練

三年直犁虜庭。搗其巢虜。寧能我禦哉。緣此六十餘萬者。散在九邊。以一鎮言。止五六萬有奇。則此六十萬衆之大。執十分之矣。又一鎮之中。總督標下一枝若干名。總兵副總兵叅遊各分一枝若干名。又巡撫兵備各分一枝若干名。近據總督都御史劉燾。開稱該鎮在邊。食糧軍六萬。閔營城寨三百餘處。總副叅遊提調官不下百員。一應防守坐墩哨報。俱此六萬之衆。則此六萬衆之大。執又零分之矣。執分而不聚。則雖以六十萬衆。全付一鎮。暴師費財。無所用之。何

也。素所不較之人。分數不明。先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收。雖有兵與無兵同。故海防之敝莫敝於擺海。邊防之壞莫壞於擺邊。今擺邊審矣。賊海由邊入。不亦崇虛文而招實禍乎。且各官既各分兵而該鎮之兵。其強壯者必先盡。總督次巡撫。次兵備。次總兵。次叅遊。是督撫哨下兵必精壯者。不過擁以自守。而叅遊衝鋒殺賊之兵。又皆三選之餘。斯非以我下騎當敵上騎乎。臣以爲每一鎮宜合一鎮所轄之兵。聚爲一處。擇一總兵官久而任之。聚而教之。教以

車戰步戰騎戰三法。爲督撫者不許擁兵一枝。臨時

然督撫無標兵則其孰輕無以統衆兵

量留百各自衛。其見在標下兵。盡發營中操演。其哨

守探報。則就營中輪番差遣。務使上有必勝之將。下
有無敵之兵。教之三年或五年。於是連此十鎮之兵。
聲爲搗巢之計。待賊之來。以戰爲主。令其大挫深懲。
不敢側目南視。斯策之上也。兵力旣聚。訓練旣成。士
卒不用命。主將不成功。則總兵不善操練之過。宜伏
其辜。如是而邊防不飭者。未之有也。

二曰明事權。夫事權明而後功罪可施也。功罪當而

後事功可集也。臣查大明會典，凡天下要害去處，專設官統兵戍守，俱於公侯伯都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是鎮守事權專在總兵官矣。以後因各邊設置未備，器械未精，軍伍不足，乃兵部三年一次具題，差文武大臣一員、閩實又差御史二員分行巡視。是都御史添設之由也。當其時閩實而已。此後未知何因起巡撫地方之文。又不知何因起此亦事執輕重所在以漸而起贊理軍務之文。於是巡撫得以制總兵，而事權在巡撫矣。又因巡撫事權輕而各鎮軍馬難於調遣，又設總督都御史如薊遼

總督則嘉靖二十九年添設也。此皆一時權宜之計。因事而起。然自是總督得以制巡撫。而事權在總督矣。至於失事之後。查勘功罪。必行巡按。乃巡按不行。自勘。必委兵備道。該道委府縣官。又巡按有隨營紀功監軍之文。乃不自行隨營。必委談道。該道轉委府縣官。是事權又在巡按矣。臣每思之。以為巡撫事權。不如巡按。而本兵行事。不如知府。何者。行勘紀功之文一至。則兵備府縣官得以制巡撫矣。事有艱難。莫難於九邊巡撫。以其上下有制之者也。臣愚以凡督

撫相近之地。既有總督。則巡撫徒擁虛名。無益地方。不如革去巡撫。其以地方事專屬總督。至於總兵。則上自總督。下至通判知縣。無不制之。至於賊至。調度掣肘更多。臣前任松江推官。正遇倭寇曾經戰陣。備知其詳。如總督調度之文。必兩設也。旣而巡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又或機當戰。檄之守。機當守。檄之戰。機當預布堵截於前。檄之合力追勦於後。此中制也。又報至兵部。兵部具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援或兵旣西而調之東。守此中制也。夫總兵官

兵力既薄，事權又輕。又有中制之患。至於失事，罪獨歸之將官，所由解體也。夫督撫職掌，不過調度。原無提兵殺賊之文也。巡按職掌，不過監軍紀功。原無調遣之文也。兵部調遣虛文也。緩不及事也。兵機倏忽，一刻萬變，乃欲以遙度之智，中制之權，紛亂聽聞，使將官口實於此，誠非事體。古者軍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卽今但宜選擇總兵官一員，重其事權，假以禮貌，久其責任，督其練兵。兵部總督臨時調遣，但責其戰，不責其守。巡按不許調遣，勘事紀功，俱要親自查勘。

不許轉委兵備及府縣官展轉支吾以虛委任之意
如此則兵既厚集而事權又明爲摠兵者必當勤操
演恤軍士以戰爲歸以死爲生以破虜爲命其有欲
敵不戰則以逗遛觀望罪罪之如臨陣三次不能勝
又不能以身赴敵者則總督徑取其首以獻闕下是
重事權乃鼓舞將官之術亦舊制也或以總兵無節
制其如剝削軍士何臣愚以爲剝削軍士正在事權
輕而任之不久今重共事權所以責其必戰彼知責
其必戰又不他轉必以地方事爲已事以軍士命爲

已命自然愛恤軍士。非真愛惜軍士也。愛財莫如愛命。方將損其資以求得人之死力。懼不可得也。而又庸尅剝爲哉。

三曰練土著。昔人言匈奴之長技三。而中國之長技五。以臣觀之。不獨長技也。彼得全勝之執而我無一勝之策也。何者彼無信地。合諸部落聯異爲同。以擾我一鎮。我有信地。一鎮之中。分爲幾路。散同爲異。以與之敵。一不格也。彼無軍民之分。一聞傳箭。出門皆兵。我則民之家九。而軍之家一。二不格也。彼則射獵

爲生。七歲能騎。我則白首不識干戈。望風先走。三不格也。彼則斬殺自由。威令素積。我則文法牽制。威令不行。四不格也。彼勝則利在干下。以捨虜爲其已事。我勝則利歸于上。以戰鬪爲非已事。五不格也。彼敗則謀報仇。我敗則不復振。此六不格也。以此較之。中國雖有五技。實無一技。臣以爲不如因其執而反之。何者。彼之執焉。能加我中國之大也。彼之財力焉。能加我中國之富也。若我亦合中國之全執。而與之鬪。虜卽驕敢伸息哉。不惟中國之全執也。卽捐燕代一

方之執亦安敢伸息哉。國家建都全燕，以一面拒抗。三面而朝天下，居重馭輕，萬世無疆，大業實在于此。則所以撻伐蠢夷者，不可不日爲之謀。今永平全被虜患矣。順天亦半被虜之區矣。設若賊由居庸出薊州，則永平遂稱孤援。失永平則都城斷其臂，屯昌平則都城扼其背。在國家固宜亟爲二府計。在二府百姓亦宜自爲計。臣愚不如且捐永平一府之糧稅差徭，計其每年所入若干，盡輸之府。擇一知府，雇其本處精壯之人，照依民壯事例，編爲隊伍，練而教之。以

爲長川應敵之主。兵又申保甲之法。于農隙之時。擇有力者爲保長。令其父兄弟。備器械。換糧團練。于其本鄉。每遇風高月圓之候。則練兵聚爲先鋒。而保甲之兵。遙爲聲援。將見一府之民。室家被其寢處。財物被其搶鹵。男女被其殺害。田地被其拋荒。彼必思所以自全之策。而官府又從而倡其勇敢。揚其威武。彼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仇。未有不樂趨事者也。在朝廷以一府之糧差。養一府之兵。以捍四方。宜無不可。如永平有試。則山西之蔚州石州。各

沿邊州縣俱以此法行之。則家自爲戰。人自爲守。沿邊皆兵矣。或曰永平之民脆弱不可用。臣曰不然。夫莫脆于江南。臣見知府譚綸練台州兵。則台兵以強稱。總兵戚繼光練義烏兵。則烏兵以強稱。人情不可慮。始重賞之下。勇夫出焉。昔李牧備邊。不過雁門一太守。豈借兵于異地哉。臣聞虜人初入之時。雖以邊兵精銳。孰不能當。及其分投搶鹵。則鄉人得而捕之。若行令鄉人能捕一賊者。賞百金。或照軍功受職。則鄉民有不以殺賊爲利者哉。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

千誠確言也。

四曰議糧餉。臣聞國之資於師者遠輸練兵要矣。糧餉先焉。今竭四方之力以輸戶部。竭戶部之力以輸各邊。然而司邊者每每告急。司計者每每告匱。臣思之。今日天下所輸戶部之額。卽祖宗以來所輸舊額。有增無減也。今日在邊食糧之軍。卽祖宗以來舊額。有減無增也。昔何有餘。今何不足。臣于戶部之數不能悉知。大略以外困于邊餉而內困于冗食也。祖宗之時。資邊有鹽法。今則鹽法不行矣。祖宗之

時資邊有屯田。今則屯法不修矣。斯二者宜亟復舊章以資邊計。但二法廢弛日久。急難修復。卽欲修復未必遽收其利。燃眉之急。孰必取給戶部。而戶部告匱。積非一日矣。又臣前者練兵三萬之說。錢糧無措。將來之官。則庫藏久虛。將取之民。則軍民久困。辭以無食。并兵不練。則將坐視其斃而不之救乎。臣聞理財無良法。去其所以害財者而已矣。今之害財者。無如冗官冗役。而冗官冗役。莫冗于錦衣衛。莫冗于內府。言官屢有請者。俱以秦人視越不之恤也。臣查得

各監局內使嘉靖四十一年止一萬一千。今有一萬五千八十餘員名。此非祖宗舊額。以漸增之者也。夫供應于內萬人足矣。如蒙勅下各監局。減去五千。移其食糧以養兵伍千。豈不稱便。又查得各監局工匠一萬五千八百餘員名。此非祖宗舊額。以漸增之者也。夫幹辦於下。萬人多矣。如蒙勅下各監局。減去五千以養兵五千。豈不稱便。錦衣衛食糧軍校三萬三千九百餘員名。不太冗乎。其間冒功陞授。冒名頂替者多也。必非祖宗舊額也。又京營軍冒名假

克者多。無事則支糧。閒調則弃去。無益也。若查去若干。則可養兵若干矣。此則汰無益。養有益。裕國足邊。莫良于此。或以爲傷中貴人之心。臣愚不然。古之賢君。減后宮之膳。發內帑之絹。以供邊費。非不知愛惜也。蓋以邊陲安。得以享后宮之奉。係內帑之富。如邊陲不靖。則不得享后宮之奉。係內帑之富。故捐此目前之小利。成無窮之美益也。今以陛下克寬克仁。節用愛民。諸凡土木不急之工。一切停罷。則諸匠役養之何益。誠陛下念邊陲之急。有闕宗社。則內侍

諸人必有分言中貴人不得而合怨陛下之憂先公家之急方將捐其蓋藏以輸邊計又何冗役之不可去乎。

五曰繕城守臣聞上守守在四夷必不可得則高城深池以待暴客聖世所不廢焉國家限界中外長城萬里設立墩堡傳報警急固云密矣連年因虜騎侵犯無時修墻築墩歲無寧日然而賊至輒入竟無一阻往卽弗論近因久雨邊墻塌倒上厯憂慮特遣大臣修築當卽報完曾未越月而東虜土蠻實由墻進未聞一阻何者邊墻雖高若無人守與無墻同擺邊

雖窳兵力若薄。與不擺同。臣愚不如且將各邊修墻。銀兩暫那移爲沿邊州縣修理城池之用。夷狄之性。碎則犬也。夫犬之盜食也。盜得一味。則必聞腥數來。往者不諳攻堡。旣攻一堡。盡得其利。後乃併力攻堡。不數年間。而沿邊各堡遂空。今年連破二城。旣得其利。孰必再來。併力攻城。沿邊州縣。更何足恃。且石州之破。關係非細。蓋稍在內地。子女玉帛。非邊地比。乃遠踰千里。直搗其虛。盡收其守。整暇而歸。此而無懼。繼後垂涎各城。仰窺京師。不知其何如爲計。則各州

縣城池誠不可不繕修也。夫中國之與夷狄隣，猶富人之與盜賊處也。彼盜賊日夜窺覘其富人之所有，而富人不爲高其垣牖，厚其茨蓋，謹其扃鑰，嚴其守望，不幾于漫藏誨盜乎？至于守城之具，則在明斥候，謹禁防，守要害，置器械，廣人鄉民，設奇張疑，多方以誤之，據險以乘之，責在守令矣。謀者多以虜利騎射，不利攻城，石州之破，蓋緣不覺其來，乃追逐鄉民，因尾其後，擁而入城，非其能攻也。卽今財用不足，州縣尚多，安能辦此力役哉？臣謂此儉安養禍之計，僥倖

一日之無事者也。臣嘗熟得江南被倭破城之故矣。蓋一縣之中。貧者多矣。必有富人焉。愚者多矣。必有桀猾之徒焉。桀猾之徒。其心常不逞。而其發也。必待外之變。因而收拾其捨齒之餘。往往以是破城。今各州縣。固京師唇齒之地也。夫既有城池矣。恃繕修之耳。安得不爲之所也哉。

六曰廣間諜。夫間諜兵之先也。兵法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先知也。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故三軍之棄。莫親于間。賞莫厚于間。事莫

密于間。今虜人往往得吾中國人之死。九間諜吾中國人也。向道吾中國人也。故石州之事。乘我不備。徑趨石州。城已破矣。而我兵息鼓偃旗。徐徐然執其鄉之人。而問賊所至。夫彼以善用間而勝。我以不善用間而敗也。夫中國之大。九邊十鎮之雄。諸臣之略。不聞得一間人而用之。而區區醜虜苦寒之地。乃能得吾中國人之死力。其故何哉。蓋其賞罰信必。吾中國之人。往至其地。皆有牛羊妻孥之奉。其爲所用者。卽與統部人馬。而無賴窮民。安得不弃此網維。作彼

耳目是驅中國人爲虜人間也。臣聞昔稱燕趙多刺客。死士如荆軻。聶政之流。今安知其無也。又聞近日入犯永平東虜。半係朶顏三衛屬夷。彼蓋習知中國之無兵。故不但爲虜向道。且以自利其所得也。夫夷性何常。惟利是趨。誠不愛金帛。善得其心。則此屬夷可使爲間。中國在虜之人數多。或往年身負不義。及近日被其驅脅。或既逃回。又私自逃往者。許令來歸自首。所帶牛羊夷器俱聽其自得。而又不愛金帛。不愛爵賞。間或給之空地。或容其統領人馬。暗邀其心。

得其效。力則此等可使爲間人。無賢不肯報恩。則一
彼其先盡力于虜人者。以其厚利也。而吾以厚利易
之。彼將以虜之間爲我之間。故事有倒行逆施。而不
失其正者。用間是也。昔尉繚子說秦王以亡三十萬
金。可盡間天下諸侯。漢王捐四十萬金以付陳平。不
問出入。竟間項羽誅亞夫。今不患無間。患無四十萬
金。不患無四十萬金。患文法密。不患文法密。患無善
用間之人。何者非仁義。則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
間之實。今欲責之督撫。則督撫不能得間。必宜責之

總兵矣。必總兵賢。素有威望。足以服其心。必總兵智。素有密圖。足以服其心。必總兵久任。信任既專。足以服其心。合此三者。而又假以四十萬金。而後間可得也。焉有善用間之人。而可任總兵者哉。此間之所由不可得也。今不惟不得間也。賊進永平。不三百里。然聲息一日不通者有之。蓋兵部惟憑撫按塘報。撫按之報。必先具本題知。必用印。必承差。必經駟遞。遲回展轉。孰必稽遲。萬一虜騎疾馳。中邀驛路。則城門不及。閉如石州之事。可鑒也。臣當首慮之。而未得以窮。

盡其說，臣愚以爲間諜卽不得而軍情飛報，不可不先時而處備者也。

七日整營務，國家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非虛設也。景泰間兵部尚書于謙提督其事，而清風店一捷，虜陣大挫，隨五六年，不敢侵犯邊關，此則京營之軍也。今諫者輒以營軍決不可教，臣謂祖宗養此十萬人，積數百年，委之無用，遽已乎？營政之弊久矣，久則難變也，亦在尋其弊而救之耳，其弊者何也？廢弛日久，卒不服習，稍

就繩縛。群起噪呼。此苟玩之弊也。軍多頂替。冒支月糧。一聞調遣。則曰我原非軍。此假充之弊也。悍夫驕卒。素有憑依。輦轂之下。法度難行。此憑依之弊也。素不經戰。聞鼓先怯。此畏怯之弊也。督理大臣。雖有專任。未幾輒有遷轉。上懷苟且。下懷觀望。此速轉之弊也。以此五者。夷猶延緩。故遂以營軍決不可用。既張其名。益廢其實。臣以爲誠得其人而久任之。則速遷之弊。不行于上。前四弊者。皆可整理于下。何者。廢弛之弊。起于自守。若以祖宗舊制。三令而五申之。曰。

此原備四方征伐也。繼今有警，卽調拒戰，則士卒日
日有對壘之心。人人有赴敵之意。而苟玩之弊可革
矣。營軍原屬五府，其管哨官相應以衛所掌印官領
之。今指揮千百戶本管等官，稍精力能事者，黃緣掌
印。而在操俱老弱不堪用之人。而官與軍素不識認
冒頂由之。若今考選各衛所官，有精力能事者，掌印
兼領本哨。則臂指執成，兵將相依。而冒頂之弊可革
矣。嚴勅協理之臣，申明軍令，展布才猷。操演之時，有
不用命者，徑以軍法行事。與臨陣同。勿爲流言所惑。

則憑依之弊可革矣。教以車戰、步戰、騎戰三法。而車戰爲先。車戰上可載火器，下可載糗糧。馬不能衝，箭不能入。戰則爲陣，止則爲營。進有所恃，退有所息。故先之以車以衝其鋒，次之以步以攻其散，次之以騎以角其零。又選爲上中下三等。上爲戰兵，中爲應兵，下爲守兵。教之有成，漸漸徙之于邊，以觀虜情。經戰陣，作其勇敢之氣，示以能勝之機，則畏怯之弊可革矣。此四弊者不難革，惟勿得其人而久任之耳。今蒙陛下簡命侍郎曹邦輔、邦輔者赤心臣也，以實事整

理者也。主將有必戰之心，則軍士不敢有偷生之意。卽今整理戎務，無出邦輔，但不知其所操演者何法。臣愚誠不知兵，臣愚以爲宜急取今之名將善練兵者以佐之，順其志意，假以權宜，相與整理，則營軍可以列陣而待敵矣。且使諜者知我，日夜預備，有不可勝之形，而雄心陰謀，亦可必逆折之。臣思清風店一戰，則爲之竊想而嘆息焉。陛下之留意也。

八曰求真才，今邊事之壞，未足深慮，而其最大壞深慮者，莫甚于人才。天地生材，自周一代之用，世何嘗

乏才也。責之以備，則雖唐虞之際，不過五人，任之以器，則晉趙衰一舉而得七十餘人，唐裴垍一疏而得三十餘人，世何嘗乏才，特朝廷所以鼓舞而隆任之者何如耳。今士夫間每語邊事，則稱才難，才難，臣亦以爲難也。而所以難者，則起于邊才之說。邊才者，以其有濟邊之才也。官人者，因其地之難居，時之難處，每遇員缺，輒求之閒廢，或疎遠與有過之人而用之，以爲姑用之于邊云爾。而閑廢疎遠者，與夫有過者，亦自知其非賢任也。姑以爲吾且借是以階美官。

云爾。於是。有使貪使詐之名。明知其貪與詐也。而貪詐之罰。以邊才而免矣。實無邊才也。其貪詐者。亦自知其不免于公論也。將以邊才自誇。以求免其貪詐之名。實無濟邊之具也。故邊事之託。往往爲不肖之地。卽有以才名推者。亦遜遜縮縮。不樂往卽其地。何者。避其名也。修行者則曰。自有好官可做。何事於兵談道者則曰。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而官人者亦曰。某修潔人也。其談道人也。非所以用之于邊也。于是修行談道者。足跡不涉畿甸之外。而坐致公卿之

位既取賢者之美名。又叨清要之美任。邊陲之事。任其敗壞。不肯出一身以當之。非惟不肯出其一身也。卽一語不敢出諸口。吁嗟滑者不肯爲。軟者不能爲。賢者不屑爲。不肖者爲之。而壞事故薦人于邊。未必濟邊。而壞真才。莫甚于邊才之說。爲今之計。宜罷邊才之名。而亟求真才。求真才須于今公卿中有清潔負賢名者始。則後生將曰。是賢者之地。乃可以勸也。臣聞唐臣狄仁傑。宋臣寇準。韓琦。富弼。范仲淹。功名事業起於邊圉。既居相府。一有警急。復往經略。諸臣

未嘗以邊事自嫌。本朝王翱于謙項忠。余子俊輩皆以邊事著名。而今之人亦未嘗以邊才輕諸臣。臣愚以爲督撫員缺。須擇賢者。往任其沿邊諸府州縣。宜以進士推選。使得以出入歷練其事。庶朝廷用之者。旣賢。而一代真才。必有如狄仁傑韓琦諸臣者。出爲國家經略矣。議者猶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強所不能。旣壞其人。尤壞其事。臣謂不然。夫所謂賢者。非默默株守之謂也。必誠與才合一之謂也。謂賢者不能興事立功者。未之有也。若大執賊來。提兵格殺。責

在總兵。今以總兵之罪罪督撫。而欲賢者操行伍之役。宜其不屑矣。臣愚以爲在朝廷宜寬文法明職掌。勅吏部擇今之所謂大賢極一時之選者。任之以經略之事。謂盛明之世。無狄韓諸人樂爲之用。臣不信也。故經略邊事宜以賢者往。何者。將兵者將。將將者在督撫。蓋賢者往。則其風聲意氣先足以感動其忠義之心。而消其貪鄙之習。此整理邊防之首務也。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五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張安茂子美

姚 臺元可叅閱

悟齋文集

疏

吳時來

應詔陳言邊務疏

邊務

臣讀 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虜寇搶殺至甚防虜
之計如何預處卿等會文武羣臣着實詳議來看欽

此欽遵臣仰惟 皇上注意邊陲，加惠民瘼，特降綸音，博收羣策，真天將啓大聖人，以大有爲之一機也。昔虞舜勤四岳之咨，而蠻夷率服，文王奮赫斯之怒，而有密徂遏，正愚臣所深望于 陛下今日者焉。先該臣日擊時艱，乞勅九卿會議，中列八事，仰冀採擇伏蒙 兪允，下部臣看詳。今又莊誦德音，臣等伏思愚昧寡識，無復萬全之策，仰裨廟謨，顧職司獻納，况當 主上思患預防之會，諸臣畢誠殫智之秋，若有一二未盡之見，又復惜已隱情，不以上告，是 陛下

方虛懷以待，而臣有懷不吐，不幾於虛下問之盛心乎。敢再竭愚慮，採掇十事，冒瀆天聽，如蒙勅下諸臣併議，臣不勝感激之至。

計開

一曰重兵部之選。以養真才，臣聞才難而濟變之才尤難，必養之而後才可長，重之而後才可出也。今宜簡天下賢才聚于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必其素負經世之略，而又有勵世之節者以居之。凡居兵部堂上皆稱懋選也。令其每歲帶司官二員，巡歷邊塞，如各

今擬部侍郎已添設

鎮總督有缺。卽以侍郎往代其任。如吏部有缺。卽以

○當今邊才乏人。宜多選。權屬。以備。

總督入代其任。吏兵兩部互相出入。以示隆重。均節

○任。使。習。邊。事。

之義。而他部不與焉。至于兵部主事。宜每司添設四

五員。其員缺。不輒陞授。照依科道事例。必遇缺五六

員以上。特爲題知。或于五部司官內。取其才思精敏。

器宇恢弘者。調用。或行取天下推官。知州。知縣。考選。

陞授。凡居兵部司官。皆稱懋選也。每歲各司各差一

員。從侍郎行邊。如吏部司官有缺。必於兵部曾歷邊

者調用。或仍以吏部調兵部。亦互相出入。而他部不

與焉。其陞遷與吏部等。如職方郎中。曾經考滿。與防
秋後果效有勤勞。卽陞四品少卿。何者吏部易而兵
部難。吏部利害輕而兵部利害重也。如此則養之日
久。待之旣隆。於邊關要害邊情虛實。得以熟諳。入兵
部則居懋選之科。出兵部又有大任之責。有抱負者
將樂爲。朝廷用。此儲養真才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二曰權江北入衛之需。以練精兵。夫邊塞有四大患。
朶顏三衛以中國虜夷。與虜連姻。撫賞徒勤。反資刀
指。一大患也。中國逃民。散入虜中。如板聲地方。聚黨

成隊動以萬計。二大患也。沿邊墩堡。名爲哨守。其實納稅外夷。暗通關節。三大患也。大同悍卒。不服約束。轉與虜親。縱其出入。四大患也。夫此四者。不在彼而在此。何者。我無精兵。內備日弛。不得所以居重之執。故也。臣向者練兵之說。蓋先聲也。略啓其意。而不敢盡發其機。今禍變已著矣。則練兵蓋不可已。我有重兵。士卒奮勵。軍威振肅。然後責屬夷。以不應援。則賞不必濫。彼自將效誠。責大同。以不堵截。則罰不必加。彼自將用命。克敵制勝。其機在我。然後揚言出塞。設

計糧糈密授各邊。遙爲救應。將邊軍有恃。而自不輸敵。叛民有懼。而潛自來歸。此居重馭輕之訣也。至于所練之兵。或營中挑選二萬。或再召募一萬。其召募所需。臣訪得江北鳳陽入衛班軍四萬。至則逃回。或在途逃回。拘攝雖嚴。無濟於用。又每名各府給路銀三兩。至京每名月給米一石二斗。如免其入衛。扣取各名下路費之銀。可得銀一十二萬。可省倉米二十萬。即可養兵一萬。是免無益之調。以養此有用之實。乃救敝補偏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三曰議入衛之兵以實邊塞。夫入衛乃先年權宜之計耳。後率以爲常。遠赴千里之外。動經踰年之久。人馬俱敝。無有息期。是自撤藩籬而縱之入門也。從古禦戎。非求其勝。在制之而已。制之之術。莫如強邊。今不制之於外。待其深入。而欲補塞罅漏。列置於平原易野之間。孰必不格。臣以爲門庭不可不守。而藩籬決不可撤。即如墻子嶺。馬關谷。太平寨等處。各見有入衛兵一枝。今秋胡馬南突。不聞一濟。何者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奔命爲疲。讒怨易生。無益于用。不

如去之。非輕去內地之捍禦。正所以厚邊鄙之藩籬也。至于各路防守。則總督劉燾所開石門寨。舊有遊兵一千。欲再募二千。可罷遼東入衛一枝。如燕河營將保定兵調守。可罷固原入衛兵一枝。如太平寨寨垣可恃。且有總督標兵二枝。可罷延綏入衛兵一枝。如黃花鎮有總兵標兵二枝。可罷寧夏入衛兵一枝。夫陝西遼東皆稱孤援。尚宜添兵增守。安得復分其力。燾身膺利害之寄。言必不謬。其議似或可從。如此則藩籬漸因虜如深入。容責諸鎮。以乘虛搗巢。乃制

謀攻心之策所當併議也。

四曰慎守令之選以撫邊民。臣聞人心惟和固千金湯。今邊民外則戕賊于強寇。內則戕賊于功級。望望焉罔所控告。彼固恨強虜之侵凌。而亦未必不憤上官之未有以庇之也。且沿邊之民。往往淪入于虜。本之征徭繁重。而貪官虐吏。又從而驅之。于是漸謀向虜。以爲休息之期。及今不早圖之。臣恐瓦解戡成。其所引輸向不止沿邊一帶已也。然早圖之者。責在守令。臣聞沿邊知州知縣。率多耄荒之人。彼見地方

疲病日以多。故朝夕圖爲歸老之計。百姓將何所瞻
依也。今宜邊方各府州縣。俱以進士往任之。令撫其
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以安其生理。其
被虜歿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則喻
以復仇之義。發其怒敵之機。每及秋防。先時收歛。有
材堡者。收入材堡。無材堡者。收入縣城。宣以國恩。撫
以惠政。簡其強壯。懸以厚賞。示以方略。日夜淬礪。謀
報其父兄之仇。以泄朝廷之憤。彼以青年茂才。往
卽其地。又知其責之不容他諉。必將深思熟慮。求舉

于其職，卽不能破虜，亦可以守城。夫禦虜莫先安民。此守令不可不慎選也。昔宋與虜逼近，而宋祈守定州。范仲淹守綏州，蓋務在得人，期以收拾民心。意正在此。如果撫恤旣勤，保障有效，撫按狀其異績，特爲薦揚，卽待以不次之擢。如此則旣輯地方，亦所以歷練真才，乃安民知人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五曰寬在逃之律，以實軍伍。臣聞各邊軍士逃亡，其實不及舊額之半。今委官查點名數俱在，而實則亡何也。蓋公畏律條之重，而私冒支糧之利也。臣查大

明律親管頭目不行用心鈐束致有軍人在逃小旗
名下逃去五名者降充軍人總旗名下逃去二十五
名者降充小旗百戶名下逃去一十名者減俸一石
遞減至逃去五十名者追奪降充總旗以是各親管
官不敢開逃逃愈多愈不敢報今宜委兵部司官一
員往核其實寬其文法令其在逃者從實開報如有
私自頂替支糧者許填脚色明著頂補令各親管官
收管著伍如有智謀出衆齊力過人及立有戰功照
格陞賞此不召募之召募也至于總兵而下各以官

之大小各占差使刺繡彫鏤攻金治木因而收其班直冒其目賞而家頗饒資與善興滅之流則又假以美差其實在營對敵者每十之六七類皆老懦飢寒之夫人無贏糧馬非宿飽如之何其能破虜也今宜一併蒐補凡強壯般實之人選爲先鋒盡配以馬此強邊足伍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六曰定久任之法以責實効夫久任乃求治良法其在邊防尤爲先務何者邊防之壞久矣正在各邊都御史凡在事之難任往往日異遷轉得以去其地爲

幸。又或日招彈劾。得以去其地爲幸。旣汲汲思去。必不肯以地方爲己責。而總兵等官。亦各效尤苟免。陰納款賂。令虜弗踐己地。嫁禍鄰封。以僥倖目前之無事。傍觀竊笑。有賣地方之名。在薊鎮則賣宣大。在宣大則賣陝西。虜亦視其厚薄。以爲向背。故敢深入長驅。而不忌我之乘其後者。有以也。今該吏部慮周封疆。凡所推用。皆極一時之選矣。誠恐陞遷或驟。涖理日淺。卽有忠誠體國之心。然於虜情虛實。與地方利害。不暇熟諳。臣愚欲凡文武之臣。俱限以三年一考。

未及三年。卽賢弗陞。卽有失事弗罰。待其三年考滿。然後陞級。其立有邊功。則待以不次。凡陞官加級。俱就本地遷轉。弗得轉以別地。以遂其求去之計。如督撫總兵。歷任三年六年。能者當效其官。不能當效其職。又復一卒不練。一策莫施。致寇之來。胎憂。君父。此苟玩欺侮之臣。宜正其罰。如督撫歷邊九年。忠獻宣著。卽以入補冢宰之缺。或特命入閣。以示優報之意。此勸能核實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七曰嚴寒垣之禁。以便戍守。臣聞三軍勇猛。不如一

林之翫茂。故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險亦多端矣。或以山河。或以箐樹。臣聞永平義院口數路。山執平坦。相應增修邊牆。至于薊鎮居庸以南。至保定真定。及山西雁門。俱各塞垣連天。林木蒼蔚。崇岡複嶺。曲折廻盤。人跡鮮經。虜騎難到。無事戍守。而障蔽不通。中有關門隘口。不過數路。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國家以西山爲長城。而于關口設守。置餼以拒胡馬。蓋誠有足恃也。近年官府狃于治平。人庶安于苟玩。富民奸商。販賣板

枋動興工匠沿山採取晝夜輸日斬月伐二百年
長養深林茂樹皆成蕭疎甚且一望濯濯介焉成路
則今之戍守又加難矣臣愚以爲宜及今責巡閱御
史申嚴法禁責各鎮巡撫設計長養不以強禦而自
阻勿以人言而喪成此則不修邊之修邊所當併議
者也

八曰修築墩堡以增保障臣讀唐臣陸贄籌邊之議
惟用我所長以乘其短而其用長之道則在整蹙躡
壘軍營使虜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

能。乃。知。堅。壁。清。野。不。特。困。虜。亦。以。收。民。也。臣。聞。宜。大。等。處。先。年。曾。設。置。墩。堡。屢。被。虜。攻。非。復。完。城。而。永。平。牆。垣。綿。袤。雖。間。有。墩。堡。悉。近。官。路。之。傍。各。鄉。蕭。條。並。未。設。置。何。者。力。固。有。所。不。能。徧。也。夫。虜。寇。南。入。曾。不。踰。旬。卽。竭。力。攻。堡。動。經。數。日。與。其。彌。望。原。野。不。如。墩。堡。碁。置。今。凡。沿。邊。舊。有。墩。堡。等。處。凡。已。被。攻。未。被。攻。者。相。應。委。官。分。投。逐。一。閱。視。應。修。理。者。修。理。應。加。幫。者。加。幫。至。于。順。天。永。平。各。州。縣。村。落。相。聯。等。處。已。被。虜。未。被。虜。者。行。令。該。州。縣。沿。鄉。閱。視。其。未。有。墩。堡。者。

小村并大村。或居民有力者自築。其無力者。或令小戶幫築。或官給半功。或給全功。其已有墩堡者。亦爲修理加幫。使曠野零戶。老弱婦女。城廓所不能收者。皆有墩堡可恃。乃保障居民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九曰查革種馬以濟兵餉。臣查馬政邊地有官牧馬矣。腹裏有民牧馬。計丁養馬。歲以所孳之駒解京備用。其法非不善也。但久而弊生。兼以牧場狹隘。而所飼之馬。所孳之駒。類多弱小不堪。遂致逋欠數多。馬戶逃竄。正德二年。御史王濟奏。准令馬戶別錢別買。

解用。官民頗稱兩便。夫種馬之設，專爲孳備用馬也。今備用馬既別買矣，則此種馬不亦空虛名而貽實害乎。合無今後總計每年應解之馬若干。某省若干。某州縣若干。俱照數買馬。按季起解。將前養無用之種馬，盡行變價解部，以備兵餉之需。如一馬定價銀十兩，則每府不殊可得數十餘萬兩。合各府可得百餘萬兩。種馬既革，則養馬艸料當收，仍令種馬一匹。每歲折艸料銀二兩，則每府每歲可納銀數萬兩。合各府州縣可得二十餘萬矣。夫鞍馬之數猶故也。解

此亦推言之。吾東

俵之丁猶故也。但于種馬一通融之。而兵餉獲急用之資。百姓免無窮之害。而足國裕民之計。所當併議者也。或以近日秋防兌軍。亦取之種馬。若種馬盡革。則兌軍將何以乎。蓋不知兌軍之數。舊皆取于寄養馬中。自艾巡撫漫及于保定種馬。乃猾吏開賣放之端。肆侵擾之弊。歲亡歲補。正民牧之大害。而宜亟革者也。

十日克振厥威。以懷攜二。虜寇深入。蓋由邊防懈弛。邊備既飭。然後問罪之師。可以次而舉矣。國家置彘

顏三衛以制東北二虜則歲有撫賞之恩置大同以捍山西則家有月糧之給乃任其侵犯轉爲向道今年叅將吳昂爲屬夷所殺石州知州王亮采爲非虜所殺皆近年所未有之大變也苟屬夷與大同能議其後乘敝而起雖欲長驅得無憚乎臣聞正德間把兒孫射殺叅將陳乾曾興師致討威振絕域聲施至今宜循國家故事特降勅書備述二百年撫養之恩歷數其縱虜負國之罪責之以立功報効之誠如賊再入不行觀釁而動邀其歸路正所謂縱所遺患之

虎而豢所不捕之貓也。後將何制耶。若謂因循日久，激之變生，臣謂不然。彼雖匪度，然所以震疊悚慄之者，賴朝廷之明威。昔唐德宗貞元詔下，則背卒至于感激流涕，憲宗處置得宜，則悍將皆與尸討賊。何者，天威赫疊，自足以動其心，而奪其氣也。彼世受國恩，各秉人理，寧悍然不一動心乎。如是而猶不悛，則聲其不義，與天下共弃之可也。此恩威兼著之道，乃其機不在邊鄙而在朝廷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